

唐

僖宗皇帝

乾符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繼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宛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

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群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

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以拒黃巢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實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

請除巢率府率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

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于柳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

州邀迢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巢巢必逃迢乞敕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大庾嶺即梅嶺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唐置今廣西平樂府是永州隋置今河

南永州府是餘注並見前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為鎮海節度使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為

為鎮海節度使而書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考唐書崔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徙荆南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

巢鴟張狼窺野性難馴其表請廣州並非誠於歸順特以甫經敗衄聊藉此息肩且窺朝廷舉動耳揆之理勢俱無可允從彼斤斤

潛於是年始受西川之命與本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目移載於此今補注于後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偪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兗州人作亂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

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係奔朗州遣尚讓進偪江陵眾號五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

陵自帥眾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漢宏尋寇宋克遂掠申光詔諸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注見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最合兵屯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逆戰陽

敗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

士不愛官賞事寘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眾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

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今饒州府信今廣信府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唐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

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于音律捕搏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

笑而
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取放上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貲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

於市舶貿易者既昧事體重輕而思以率府告身相餌尤為闇於料敵又廣南既陷猶不肯從高駢大庚趣擊之謀養癰貽患益日深一日矣

巨容膺闢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束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最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熾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

所以致此者豈非傳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

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

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為田敬瑄素微賤為餅師

求兵馬使不得既

而安潛代高駢鎮蜀

蜀兵怯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疆

敬瑄因緣令孜得隸神策軍

至是令孜見關東群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

師立王勣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

川勣鎮興元

以鄭從讜

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軍屢亂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

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

字子崇

魯會

字卸文皆政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謀之知張彥球有方畧

本心非欲為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

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啟陳常為所沮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陷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

人心幻妄不知明別尊卑於此可見

印七道監軍

卷六十三

唐僖宗皇帝

二

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

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兩州尋復陷宣州

注見前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

事具前

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

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

上命宰相議

之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困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

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

金帛

中和初南詔上表款附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泗州

六合

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甯府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

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

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

至人情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巢眾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眾寡不敵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

賊遂擊破全最悉眾渡淮

李可舉幽州節度使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蔚州節度使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靼

鞬鞬鞬別部居于陰山

日達鞬始見此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

擊文集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嶺

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

大破之殺萬三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

及連赫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眾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家帥

駢自復安南鎮成都移節淮浙所向有功其鋒頗銳至是乃畏賊如虎則以始更激發之氣尚足有為連其怙功反覆私意橫於中是以一跌不振如明李左良玉始為流

賊所懾未幾而日就汨喪首鼠難支識者觀將材可以知世運矣

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誰能令死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州入潁宋徐兗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

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取人

胡三省注言己欲問罪于朝廷與取人無預也京師聞之

大恐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

和之上不憚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

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

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

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

上蔡

為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許州亂大將周岌遂能而殺之

時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遇許

昌大諫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潞水聞之還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

潞水注見前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

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

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

十萬之眾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

賊氛方熾撲

之猶恐不熄

緩之益致蔓

延豆盧瑑之

謀即行亦無

異揚湯止沸

况巢之兇猾

更非爵位可

以羈縻廣南

廣輒尚不足

監乎盧攜沮

止之未為無

見始既不用

其言後乃從

而歸罪死非

其辜不特無

以慰謀國之

忱亦徒貽賊

計以是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即禁峪口也在潼關南平時禁院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字昭文京兆人裴澈字休從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長慶初李震以博野兵三千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援兵至渭橋見新軍田令孜所募衣裘新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

以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壽王即昭宗餘無考及妃嬪數人從

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

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

欲密通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邠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

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

以尚讓為太尉命朱温屯東渭橋温陽山人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苦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未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胡三省曰未温始此

豆盧瑑隲沉於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並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黈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

京兆萬年人

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

太原和人

與戰大破之遂入援

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於巢既而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

字得聖實之子王鐸同平章事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謂亂臣賊子也迫困於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願藉口於屈節紓患所

謂欲益彌彰
其將誰欺乎

後村通鑑車覽

卷六十三

上次綿州以遵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同平章事

時裴澈亦自賊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

黃巢遣尚

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主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于龍尾陂斬首三萬餘級

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盛乃俱還代

州募兵得三萬人屯于崞西

崞縣之西也

友金因說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

迎之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

注見前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

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

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

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藍屋弘夫乘龍尾之捷

官軍初至居民雖呼出迎爭先擊賊是時人心之望救迫于水火自宜亟為保禦安堵而宗楚輩師律不整致賊伺隙掩至自喪其軀固無可委咎乃鄭畋遠屯盤屋不早入都城熟籌善後坐使長安萬戶流血成川雖有傳檄微勞安足抵其過乎

唐僉守監軍之惡稔矣其中亦竟有忠義奮發如楊復光者而周巽輩以方鎮

進薄長安黃巢帥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雖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詢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眾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即萊蕪灣在今揚州府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巽降之嘗以夜晏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巽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巽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漉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皆許州人王建字光圖韓建字佐時張造李師泰亦皆許州人龐從曹州人後等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建韓建字佐時張造李師泰州人龐從更名師古等建等七人姓名諸書無可考也將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光師入都以擊溫敗之遂克鄧州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讓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

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大臣甘心臣賊雖中道疚心其視東都留汙瀛上金吾之望塵迎謁相去豈啻一閭乎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蜀軍客從駕都頭唐中葉以後一部之軍謂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目琪曰汝有功邪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琪至江岸兵散皆散唯一吏從琪解印劍授之令齎詣陳敬瑄且教之曰汝見陳公言郭琪渡江我以劍擊之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此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後周置今四川嘉定府是司戶遣人沈於墓頤津在眉州東藝頤

山下臨江津聞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感化牙將時溥彭城人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眾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于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

伏甲於七里亭

亭去徐州七里因名

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尋殺之

不當因食中壽疑判官李凝古

殺之疑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疑古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以遺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去萬里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

立損乃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迂視惟遺憂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

史固始縣佐

唐制諸縣丞簿尉以下有司功司戶諸佐

王潮

字信成光州固始人

及弟審邽

字次審知字信通

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

軍正信用之

胡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

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

會瓜州

在揚州府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為南北襟要地

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

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

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封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

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

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王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

領鹽鐵轉運使驛召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青州博昌人康寔為先鋒使又以王

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軍昇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偪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

在西安府富平縣

涇原屯京西永定河中屯渭北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

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宮軍四集巢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賣人為糧以肥瘦論價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

駢好神仙寵信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盡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違劄

客來刺仙者今夕至矣惟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于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

寢中夜擲銅器于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蟲血灑庭宇如格闘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

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

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詔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鸞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又欲以兵

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

姦謀乃言于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

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

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群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西蜀夷有阡姓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踰月眾至萬人橫行邛雅于是群盜並起

羅夫子各聚眾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繫虜以

來不知既而峽賊韓秀昇唐書作故涪州刺史屈行從以兵斷峽江路即三峽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

駢既獲鎮淮南實扼巢要害且其軍容甚武聲挫賊鋒是當時力能制賊者惟駢一人乃并蛙自專心藏巨測始而專兵攘利惟恐人分其功其則堅壁老師坐視諸將之

敗甚且托疾以養賊勢繼賊以聳朝廷都統三年楚地喪卒江淮數千里莽為盜區非罪之罪其誰之罪乎追兵柄既解獲杖詬言肆為悖逆而不顧其罪更不容誅矣

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之鹽雲安後周縣今曰雲陽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史傳不為都屬四川夔州府縣有鹽井清井在四川叙州府長寧縣北產鹽招討指揮使先討仁厚仁厚獲仁厚能謀者溫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諸寨我明日且戰有能釋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眾皆真降軍擊窮而走取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語乃署降級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軍擊仁厚已降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其首縛謀賊戰會前驅者至眾皆不應羅夫子自到取學明年敬瑄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群盜仁厚攻焚賊寨壘沈其舟賊精兵盡在舟中而資糧子女則皆在寨仁厚訪知之乃揚兵江上久鑿其舟音沉取惶懼多潰仁厚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問狀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厚遣兵于要路遮擊且招之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獨秀昇机上之肉惟所械送行在斬之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唐縣今為江西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眾至萬人仙芝陷撫州唐置今為江西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注見前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今為

江西建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存昌據信州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兵圍之會昌府治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存昌據信州傳尋拜鎮南節度使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兵圍之會

地祭天衛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為宿州刺史漢宏怨朝廷賞薄乃復以為浙東觀察使至是漢宏遣其弟漢賓將

兵三萬營于西陵注見前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

青州人

為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

鐸遣判官張濬

字禹川河間人

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

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順逆次知利害黃巢販

鹽虜耳公等含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

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

濬以諫議大夫為判官

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

濬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

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恩敕召克

用諭鄭從讓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讓從讓

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幟之曰鷄軍至矣皆避其鋒

癸卯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

弟

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自韓允中據魏博至簡凡二世十二年詔以留為後賜名彥模尋以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鎔為留後鎔生方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於華反藍州道所以通武關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

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愍字化源合肥人為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屢遣戍行愍過辭都將陽為好言問所乏對曰唯少高駢

以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勛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

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李章為騎將胡三省曰楊行密事始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遠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

之賊敗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

平章事斬巢相崔瑒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犇陳州宛謂將佐曰巢不死長

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

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肇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

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

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碓磑并骨食之號其處曰春磨寨已而肇求救于鄰道朱全忠救之敗賊于

鹿邑全忠遂據亳州鹿邑隋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以劉謙一名知謙字德光其先上蔡人後家南海為封州刺史

初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胡三省曰劉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存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眾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于其忠于王室也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入都將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

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即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

唐時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者謂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

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以潞州地險人勁屢募主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